四庫全書

史部

唐書卷一百七十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九十五

二高伊朱二劉范二王孟趙李任張

高崇文字崇文其先自渤海徙幽州七世不異居開元中再表其閭崇文性樸重寡言少籍平盧軍貞元中從韓全義鎮長武城治軍有聲累官金吾將軍吐蕃三萬

寇寧州崇文率兵三千往救戰佛堂原大破之封渤海
郡王全義入朝留知行營節度後務遷長武城都知兵
馬使劉闢反宰相杜黄裳薦其才詔檢校工部尚書左
神策行營節度使俾統左右神策麟游奉天諸屯兵討
闢時顯功宿將人人自謂當選及詔出皆大驚始崇文
選兵五千常若寇至至是夘漏受命辰巳出師器械
完無一不具過興元士有折逆旅七箸者即斬以徇乃
西自閬中出卻劒門兵解梓潼之圍賊將邢泚退守梓

州詔拜崇文東川節度使初闢陷東川執節度使李康不殺也至是歸康以自雪崇文數康失守罪斬之鹿頭山南距成都百五十里扼二川之要闢城之旁連八屯以距東兵崇文始破賊二萬于城下會雨不克攻明日戰萬勝堆堆直鹿頭左使驍將高霞寓鼓之士扳緣上矢石如雨募死士奪而有之盡殺戍者焚其柵下瞰鹿頭城人可頭數凡八戰皆捷賊心始揺大將阿跌光顏與崇文約後期懼罪請深入自贖乃軍鹿頭西斷賊糧

道賊大震其將李文悅以兵三千自歸仇良輔舉鹿頭城二萬衆降執闢子方叔壻蘇彊遂趣成都餘兵皆面縛送欵闢走追禽之檻送京師入成都也師屯大逵市井不移珍貨如山無秋毫之犯邢泚已降而貳斬于軍衣冠脅汙者詣牙請命崇文為條上全活之進檢校司空西川節度副大使南平郡王實封三百戶刻石紀功于鹿頭山崇文不通書厭案牘諮判以為繁且蜀優富無所事請扞邊自力乃詔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邠寧慶

節度使為京西諸軍都統崇文恃功而侈舉蜀帑藏百工之巧者皆自隨又不曉朝廷儀憚於覲謁有詔聽便道之屯居邠三年戎備整修卒年六十四贈司徒謚曰威武會昌六年詔配憲宗廟

子承簡少事忠武軍後更隸神策以崇文平蜀功除嘉王傅裴度征蔡奏署牙將蔡平詔析上蔡郾城遂平西平四縣為溵州拜承簡刺史治郾城始開屯田列防庸瀕溵綿地二百里無復水敗皆為腴田先是賊築武宫

以今戰勞承簡夷其丘庀家財以葬葺儒宮備俎豆歲時行禮野有收實民得以食將吏立石頌功遷邢州刺史觀察府責賦尤急承簡代下戶數百輸租遷宋州會宣武將李㑹反遣使責財于宋承簡囚之前後數輩輒繫獄一日并出斬于牙門㑹震部中㑹悉兵攻之宋有三城南城陷承簡保北兩城數與賊确會徐州救至㑹為李質所執兵遂潰拜兖海沂密節度使遷義成軍檢校尚書左僕射入拜右金吾衛大將軍復節度邠寧先

是虜多以盛秋犯邉詠𥳑請屯寧州以制其侵屬疾還
朝道卒贈司空謚曰敬崇文孫駢自有傳
伊慎字寡悔兖州人通春秋戰國策天官五行書用善
射為折衝都尉喪母將合葬而不知父墓晝夜哭夢若
有導者既發之舊志可按也乃得葬江西路嗣恭討哥
舒晃以慎為先鋒疾戰破賊斬首三千級下韶州戰把
江口水湍駛乃為桴寘薪焉乘風縱火賊焚且溺不可
計與諸將追斬晃泔溪授連州長史知團練副使三遷

江州别駕討梁崇義也慎以江西牙兵屬李希烈希烈署漢南北兵馬使不受獨率所部破崇義於蠻水效俘三萬襄漢平功多希烈愛其材數饋遺欲縻止之卒以計免明年希烈果反嗣曹王臯至鍾陵得而壯之拔為大將希烈恐為臯所任遺以七屬甲詐為慎書行反間帝遣使即軍中斬之臯表列其誣未報賊泝江徇地臯授慎兵勞而遣與賊大戰破之収黄梅次長平殺賊將斬級千餘抜蔡山尤力遂下蘄州即拜刺史封南充郡

王天子在梁州包佶轉東南財糧次蘄口賊遣驍將杜少誠以兵萬人遏江道不得西慎選士七千列三屯相望偃旗以待少誠分圍之未合慎自中屯鼓之諸屯悉出奮擊賊亂少誠走斬別將許少華封其尸為京冢漕無留艱進圍安州希烈之甥劉戒虛以兵八千來援慎逆擊于應山禽之示城下州開門降以功為安州刺史實封百戶攻隋州戰厲鄉斬首五千級喻降李惠登即薦惠登為刺史拜慎安黄州節度使吴少誠反詔領步

騎五千兼統荆南湖南江西兵當一面遇賊于三州港營義陽戰于申斬首數千加檢校刑部尚書貞元末詔安黄為奉義軍即為奉義節度憲宗即位以兵付其子宥身入朝拜尚書右僕射改金吾衛大将軍以錢三千萬賂宦人求帥河中事暴帝没其半贓貶右衛将軍明年念舊勞復檢校右僕射兼右衛上将軍卒贈太子太保謚曰壯繆乾符中盜發其墓賜絹二百修瘞云

朱忠亮字仁輔汴州浚儀人舉明經不中往事昭義節

度使薛嵩為裨將屯普潤閑田峙糧以功擢太子賓客朱泚亂率麾下四十騎至奉天封東陽郡王為定難功臣扈狩梁州為賊鈔獲繫長安獄賊平李晟釋之奏隸本軍累遷定平軍使憲宗立加御史大夫涇州將楊琦謀拒詔為亂方集諸校計事屋壞琦壓死乃授忠亮涇原四鎮節度使本名士明至是賜今名隱覈軍籍得竄名者三千人歲收乾沒十萬緡吏白耄卒不任戰者可罷答曰古於老馬不棄況戰士乎聞者莫不感奮涇俗

舊多賣子忠亮以財贖免者前後數百築潘原城有勞改封丹陽卒贈尚書右僕射謚曰靈

劉昌裔字光後太原陽曲人幼重遲不好戲常若有所思度及壯策說邉將不售去入蜀楊惠琳亂昌裔說之惠琳順命拜瀘州刺史署昌裔州佐惠琳死客河朔間曲環方攻濮州表為判官為環檄李納剴曉大誼環上其豪德宗異之環領陳許軍又從府遷累進營田副使環卒上官涚知後務吴少誠引兵薄城涚欲遁去昌裔

止曰受詔而守死其職也况士馬完奮足支賊若堅壁不戰七日賊氣必衰我以全制之可也況許諾賊攻堞壞不得修昌裔密造飛棚聯柵即募突將千人鑿城以出擊賊走之比還柵已立守陴遂安兵馬使安國寧謀應賊昌裔以計斬之名其麾下千人為饗人賞二縑乃伏兵于道令持縑者斬一不能脫賊聞解去以功擢況陳許節度使昌裔陳州刺史韓全義敗於溵水引軍走陳求入保昌裔登陴揖曰天子命君討蔡何為來陳且

賊不敢至我城下君其舍外無恐明日從十餘騎持牛酒抵全義營勞軍全義不自意迎拜歎服改陳許行軍司馬涗卒軍中推昌裔有詔檢校工部尚書代節度命境上吏不得犯蔡人少誠吏有来犯者捕得縛送使自治之少誠慙其軍亦禁境上暴掠者封彭城郡公元和八年大水壞廬舍溺居人以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左龍武統軍名還京師始憲宗惡昌裔自立欲名之而重生變宰相李吉甫曰陛下秉人心愁苦可名也遂以韓臯

代之至長樂驛知帝意因稱風眩臥第歲中卒贈潞州

大都督謚曰威

范希朝字致君河中虞鄉人初從邠寧軍為别將事節

度使韓游瓌德宗在奉天以戰守功累兼御史中丞治

軍整毅游瓌畏其才將伺隙殺之希朝懼奔鳳翔帝聞

名寘左神策軍貞元四年以游瓌政無狀使代之希朝

曰始偪而來終代其任非所以防覬覦安反仄也固讓

左金吾衛将軍張獻甫軍中憚獻甫嚴以兵脅監軍使

請於帝必得希朝乃止詔拜寧州刺史邠寧節度副使俾佐獻甫俄遷振武節度使部有党項室韋雜居暴掠放肆日入慝作謂之刮城門希朝度要害置屯保斥邏嚴密鄙民以安至小竊取亦殺無赦虜人憚伏相謂曰是必張光晟紿姓名来也邉州每長帥至必效槖它駿馬雖甚廉者猶受之以結其歡希朝一不納積十四年虜保塞不敢横初單于城池不樹希朝命蒔柳數歲成林貞元末請朝時諸鎮不以事自述職者希朝而已帝

恍拜右金吾衛大將軍王叔文用事謂其易制用為右
神策統軍充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節度使屯奉
天以韓泰為副因欲使泰代之會不能得神策軍而罷
憲宗立檢校尚書左僕射復為右金吾衛大將軍俄檢
校司空出為朔方靈鹽節度使遷河東率師討王承宗
敗之木刀溝然老病不能有大功還朝改左龍武統軍
以太子太保致仕卒贈太子太師謚忠武改曰宣武希
朝號當世善將或比之趙充國在朔方時招突厥別部

沙陀千落衆萬餘有之其後用沙陀戰者所至有功
王鍔字昆吾自言太原人始隷湖南團練府爲裨將楊
炎道潭與語異其才嗣曹王皋爲團練使俾鍔誘降武
岡叛將王國良以功擢邵州刺史皋之節度江西也李
希烈南侵皋與鍔兵三千使屯潯陽而皋全軍臨九江
襲蘄州遂以衆濟表鍔江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都虞
候鍔小心善刺軍中情僞事無細大皋悉知之因推以
腹心雖家人燕居或預焉皋攻安州使伊慎盛兵圍之

而遣鍔入城中約降使殺不從者翌日城開慎以賊降

乃已功不下鍔鍔稱疾避之臯為荆南節度使欲署府

少尹而上佐鄙其人乃復檄都虞候從臯朝京師臯奏

鍔文用雖不足而它可試德宗擢為鴻臚少卿先是天

寶末西域朝貢酋長及安西北庭校吏歲集京師者數

千人隴右既陷不得歸皆仰禀鴻臚禮賓月四萬緡凡

四十年名田養子孫如編民至是鍔悉籍名王以下無

慮四千人畜馬二千奏皆停給宰相李泌盡以隸左右

神策軍以酋長署牙將歲省五十萬緡帝嘉其公擢容管經略使凡八年谿落安之遷嶺南節度使廣人與蠻雜處地征薄多牟利於市鍔租其廛榷所入與常賦埒以為時進裒其餘恙自入諸蕃舶至盡有其稅於是財蓄不貲日十餘艘載皆犀象珠琲與商賈雜出于境數年京師權家無不富鍔之財名為刑部尚書淮南節度使杜佑數請代乃以鍔檢校兵部尚書為佑副厚事佑以悅之坐必就司馬聽事不數日遂代佑久之入拜尚

書左僕射又檢校司徒為河中節度使進兼太子太傅徙河東河東自范希朝討鎮無功兵才三萬騎六百府庫殘耗鍔能補完畜費未幾兵至五萬騎五千財用豐餘會田鶻并麾尼師入朝鍔欲示威武傾駭之乃悉軍迎廷列五十里旗幟光鮮弋鎧犀客田鶻恐不敢仰視鍔偃然受其禮帝聞嘉之即除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鍔自見居財多且懼謗納錢二千萬李絳奏言鍔雖有勞然僉望不屬恐天下議以為宰相可市而取

帝曰鍔當太原殘破後成雄富之治官爵所以待功功
之不圖何以為勸王播所獻數萬萬亦可以平章政事
乎不聽卒贈太尉謚曰魏鍔初附太原王翃為從子以
婚閥自高翃子弟亦籍鍔多得官又嘗讀春秋自稱儒
者士頗笑之善任數持下在淮南時嘗得無名書内鞾
中俄取它書焚之人信其無名者異日因小罪并以所
告窮驗示衆以神明性纖嗇有所程作雖碎瑣無所遺
官曹簾壞吏將易之鍔取壞者付船坊以緘箸每𩟖饗

輒録其餘賣之以牧利故鍔家錢徧天下
子稷歴鴻臚少卿鍔在藩稷常留京師視勢髙下輕重
以納貲焉嘗請籍坊以廣第舍作複垣洞穴實金錢其
中鍔卒奴告稷吏遺占没所獻裴度為言乃論殺奴長
慶二年用稷為德州刺史悉金寶媵侍以行節度使李
全畧利其貨因軍亂殺稷納其女為媵開成中滄州節
度使劉納奏稷子叔泰生五嵗值全畧亂為郡人匿養
得不死送叔泰京師文宗憫焉詔授九品官使奉鍔祀

孟元陽史失其何所人起陳許軍中以嚴整稱曲環領節度使時已為大將使董作西華屯盛夏屬而立于塗役休乃就舍故田輒歲稔而軍食常足環卒吳少誠來寇元陽嬰城守圍甚急然終不能傅城韓全義敗五樓列將多私去獨元陽與神策將蘇元策宣州將王幹以所部屯溵水破賊二千詔拜陳州刺史憲宗立遷河陽節度使五年盧從史敗檢校尚書右僕射徙昭義軍入為右羽林統軍封趙國公改右金吾大將軍復拜統

軍卒贈揚州大都督

王栖曜濮州濮陽人安祿山反尚衡裒義兵討賊署牙將徇兖鄆諸縣下之進牙前總管賊將邢超然守曹州乘城指顧栖曜曰彼可取也一矢殞之遂拔曹州累授試金吾衛將軍袁晁亂浙東御史中丞袁傪討之表為偏將與賊戰日十餘遇生禽晁收州縣十六授常州別駕浙西都知兵馬使時江介未定詔内常侍馬日新以汴滑軍五千鎮之中人暴橫賊蕭廷蘭乘衆怨逐日新

刼其衆栖曜方游奕近郊賊脅取之與圍蘇州栖曜乘
賊怠挺身登城率城中兵出戰賊衆大敗遷試金吾大
將軍李靈曜反汴州浙西觀察使李涵使提兵四千為
河南犄角有功李希烈陷汴州也乘勝東略次寧陵將
襲宋州浙西節度使韓滉使栖曜以强弩三千涉水夜
入寧陵希烈不之知晨朝矢集帳前驚曰江淮弩士入
矣遂不敢東貞元初拜左龍武大將軍出為鄜坊節度
使十九年卒贈尚書右僕射謚曰成栖曜性謹厚善騎

射始將兵時涉寇境遇游騎環合乃規百步立表而射每射破的虜相顧懼引去
子茂元少好學德宗時上書自薦擢試校書郎改太子贊善大夫呂元膺留守東都署防禦判官淄青留邸卒謀亂元膺率兵圍之士無敢先者茂元取一人斬之衆乃進賊遂出奔累遷嶺南節度使蠻落安之家積財交煽權貴鄭注用事遷涇原節度使注敗悉出家貲餉兩軍得不誅封濮陽郡侯名為將作監領陳許節度使又

從河陽討劉稹也李德裕以茂元兵寡詔王宰領陳許合義成兵援之以河陰所貯兵械内庫甲弓矢陌刀賜之會病以宰兼河陽行營攻討使卒贈司徒謚曰威

劉昌字公明汴州開封人善騎射天寶末從河南防禦使張介然討安禄山授易州遂城府左果毅史朝義兵圍宋州城中食盡且降昌説刺史李岑曰李光弼在河陽江淮足兵勢必来援今廩麴尚多若屑以食可支二十日則救至岑聽之昌乃被鎧登城以忠義諭賊賊畏

不敢攻俄而光弼援軍至賊夜潰光弼聞其謀召置軍中將用之會光弼卒還為宋州牙門將李靈耀以汴州反刺史李僧惠欲應之昌請見陳順逆計且泣僧惠悟即馳奏請自將討賊故靈耀失助不得逞汴州平李忠臣疾僧惠攻殺之昌遁去劉玄佐領宣武節度使擢昌左廂兵馬使李納反以偏師收考城充行營諸軍馬步都虞候玄佐攻濮州以昌攝刺史李希烈取汴玄佐別將高翼提精卒守襄邑城陷翼赴水死江淮大震昌以

兵三千守寧陵希烈衆五萬攻之昌掘塹以過地道相
拒凡四十餘日賊數敗乃解圍去更攻陳州昌從玄佐
以浙西兵三萬救之西去陳五十里昌薄其軍大戰破
之禽賊將翟曜希烈奔還蔡州加檢校工部尚書累實
封一百戶貞元三年入朝詔以宣武兵八千北出五原
士卒有逗留沮事者斬三百人乃行舉軍慴伏尋授京
西行營節度使歲餘改四鎮北庭行營兼涇原節度七
年城平凉開地二百里扼彈筝峽又西築保定扞青石

嶺凡七城二堡旬日就以功檢校尚書右僕射累封南
川郡王十四年歸化堡軍亂逐大將張國誠詔昌經略
昌入堡誅數百人復使國誠統之昌在邉凡十五年身
率士墾田三年而軍有羨食兵械銳新邉障安寧及感
疾詔赴京師未行卒年六十五贈司空初城平凉當刼
盟後將士骸骨不藏昌始命瘞之夕夢若詣昌厚謝者
昌具以聞德宗下詔哀痛出衣數百稱官為賽具歛以
棺櫝分建二冢大將曰旌義冢士曰懷忠冢葬淺水原

詔翰林學士為銘識其所㫜盛陳兵衛具牢醴率諸將

素服臨之邊兵莫不感泣

子士涇尚雲安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少卿家積財内

結權近善胡琴故得幸於貴人後遷太僕卿給事中韋

弘景等封還制書以士涇交通近倖不當居九卿憲宗

曰㫜有功於邊士涇又尚主官少卿已十餘年制書宜

下弘景等乃奉詔

賛曰唐杜牧稱寧陵之圍觧劉玄佐名㫜問曰君以孤

城用一當十何以能守昌泣曰始昌令守陴内顧者斬
昌瓠甥張俊守西北未嘗内顧捽下斬之士有死志故
能守因伏地流涕玄佐亦泣曰國家將富貴汝史臣謂
不然且勒兵乘城與賊抗所賴賞罰耳今無罪而斬其
甥士心且離不祥莫大焉寧好事者傅此以益其美非
昌志也牧以為張巡許遠陷睢陽其名傳昌全寧陵而
事不得暴於世寧牧未之思邪
趙昌字洪祚天水人始為昭義李承昭節度府屬累遷

虔州刺史安南酋獠杜英翰叛都護高正平以憂死拜昌安南都護夷落嚮化毋敢桀居十年足疾請還朝以兵部郎中裴泰代之入為國子祭酒未幾州將逐泰德宗名昌問狀時年踰七十占對精明帝奇之復拜安南都護詔書至人相賀叛兵即定憲宗初立檢校戶部尚書遷嶺南節度使降輯賑荒以勞徙節荆南名入再遷工部尚書兼大理卿出為華州刺史對麟德殿趨拜強駃帝訪其所以頤養遷太子少保卒年八十五贈揚州

大都督謚曰成

李景畧幽州良鄉人父承悅檀州刺史密雲軍使景略以蔭補幽州府功曹參軍大歷末客河中闔門讀書李懐光為朔方節度使署廵官五原將張光殺其妻以貲市獄前後不能決景略覈實論殺之既而有若女厲者進謝廷中如光妻云遷大理司直懷光屯咸陽將襲東渭橋名幕府計議景略曰殺朱泚還軍諸道杖策詣行在此轉禍為福也不聽既出軍門慟哭曰豈意此軍乃

陷不義乎遂逌歸靈武節度使杜希全表置于府累轉侍御史豐州刺史豐州當回紇通道前刺史軟柔每虜使至與抗禮時梅録將軍入朝景略欲折之因郊勞前遣人謂曰可汗新没欲弔使者乃坐高壠待之梅録俯僂前哭景略即撫之曰可汗棄代助爾號慕於是虜容氣沮索不敢抗以父行呼景畧自此回紇使至者皆拜於庭威名顯聞希全忌之誣奏貶袁州司馬希全死遷左羽林將軍對德宗延英殿論奏衎衎有大臣風會河

東節度使李説病以景略為太原少尹行軍司馬時方鎮既重故少名還者惟不幸則司馬代之自説有疾人心固屬景略矣會梅録復入朝説大會虜人爭坐説不敢遏景略叱之梅録識其聲驚拜曰非李豐州邪遂就坐將吏相顧嚴憚説愈不平賂中尉竇文場謀毀去之歲餘塞下傳言回紇將南寇文場方侍帝傍即言豐州當得良將且舉景略乃拜豐州刺史天德軍西受降城都防禦使窮塞苦寒地瘠鹵邉戶勞悴景畧至節用約

已與士同甘棨鑿咸慝永清二渠溉田數百頃儲稟踞械畢具威令肅然聲雄北疆回紇畏之卒於屯年五十五天下惜用景畧才有所未盡贈工部尚書

任廸簡京兆萬年人擢進士第天德李景畧表佐其軍甞宴客而行酒者誤進醯景畧用法嚴廸簡不忍其死飲為釂徐以它辭請易之歸嘔血不以聞軍中悦其長者景畧卒舉軍請為帥監軍使拘廸簡不聽衆大呼破戶出之德宗遣使者察變具得所以然乃授豐州刺史

天德軍使由殿中侍御史授兼大夫散騎常侍入為太常少卿太子左庶子張茂昭以易定歸擢迪簡行軍司馬代之大將楊伯玉據牙不納衆殺之別將張佐元復叛迪簡斬以徇乃入以檢校工部尚書為節度使承茂昭奢縱後公私匱乏欲饗士無所給至與下同糲食身居戟戸踰月軍中感其公請安卧内迪簡乃許三年上下完充以疾入除工部侍郎不能朝改太子賔客卒贈刑部尚書謚曰襄

張萬福魏州元城人三世明經止縣令州佐萬福以業儒不顯乃學騎射從王斛斯以別校征遼東有功李峘代劉展署為部將效首萬級累攝壽州刺史舒廬壽都團練使州送租賦詣都至潁為盜所奪萬福領輕兵尾襲賊倉卒不得戰悉禽之盡得所亡并先掠人妻女財畜萬計還其家不能自致者給船車以遣真拜刺史薰淮南節度副使而節度崔圓忌之失刺史改鴻臚卿使將千人鎮壽州不以為恨時許杲以平盧行軍司馬將

卒三千駐濠州陰窺淮南圓使萬福攝濠州刺史杲聞即移戍當塗賊陳莊陷舒州圓又令攝舒州刺史督淮南盜賊窮破株黨大歷三年名見代宗曰欲一識卿面且將以許杲累卿萬福辭謝因前曰陛下以一許杲名臣如河北諸將叛欲屬何人帝笑曰姑為我了杲事且當大用乃拜和州刺史兼行營防禦使督盜淮南萬福至州杲懼徙屯上元過楚州大掠節度使韋元甫使萬福追討未至杲為其將康自勸所逐自勸循淮鈔而東

萬福倍道追殺之免者十三盡還所剽於民元甫將厚
賞士萬福曰官健坐仰衣食無所事今一小煩之不足
過賞請用三之一帝下詔褒美賜具衣宮錦十雙久之
詔以本鎮兵千五百人防秋京西萬福詣揚州還所領
兵會元甫死諸將願得萬福為師監軍使邀請之對曰
我非幸人勿以此待我遂去以利州刺史鎮咸陽且留
宿衛李正已反屯兵埇橋江淮漕船積千餘不敢踰渦
口德宗乃以萬福為濠州刺史名謁曰先帝改爾名正

者所以褒也朕謂江淮草木亦知爾威名若從所改恐
賊不曉是卿也復賜舊名萬福因馳至渦口駐馬于岸
悉發漕船相銜進賊兵倚岍熟視不敢動改泗州刺史
魏州飢父子相賣萬福曰魏州吾鄉里安忍其困令兄
子將米百車餽之贖魏人自賣者給資遣之為杜亞所
忌名拜右金吾將軍及見帝驚曰亞乃言爾昏耄何邪
詔圖形淩煙閣數賜與并敕度支籍口畜給其費陽城
等詣延英門論裴延齡事伏閤不去帝震怒左右懼不

測萬福大言曰國有直臣天下無慮矣吾年八十與見
盛事徧揖城等勞之天下益重其名以工部尚書致仕
卒年九十萬福自始終禄食七十年未嘗一日言病葅
凡九州皆有恵愛初在泗州遇李希烈反陳少游悉以
部刺史妻子質揚州萬福獨不遣謂使者為我白公妻
老且醜不足恩公意卒不行人稱其直
高固不知何許人或言四世祖侃永徽中為北庭安撫
使禽車鼻可汗以功為安東都護固生微賤為家所賣

轉為渾瑊童奴字黄芩性敏慧有旅力善騎射能讀左
氏春秋瑊愛養之以齊有高固因以名以乳媪女女固
從瑊屯朔方德宗在奉天固仍從瑊賊突入東壅門固
引鋭士長刀殺賊數十人曳車塞闔賊不能入封渤海
郡王李懐光反使邠寧留後張昕將兵萬人先趣河中
固在行乃伺間入帳下斬昕首以徇拜檢校右散騎常
侍前軍兵馬使貞元十七年邠寧節度使楊朝晟卒詔
將併邠寧朔方為一軍議以李朝寀為節度劉南金副

之以詢郃軍咸曰如詔數日復刼固為帥固曰然能聽吾言乃可衆唯唯固徇曰毋殺人毋肆掠三軍皆順悅帝亦念固功乃拜邠寧節度使固本宿将且寛厚人皆安之然久在散位數為儕類輕笑及受命衆多懼固一釋不問憲宗時檢校尚書右僕射入為右羽林統軍卒贈陜州大都督

郝玼不記其鄉里貞元中為臨涇鎮將嘗從數百騎出野還説節度使馬璘曰臨涇扼洛口其川饒衍利畜牧

其西走戎道曠數百里皆流沙無水草頗城之爲休養
便地玭出或謂璘曰玭言信然雖然公所以蒙恩大幸
以邊防未固也上心日夜念此故厚於公今若用玭言
則邊已安尚何事爲璘遂不聽及段佑代節度玭又說
曰天寶時天下以兵爲防獨西戎耳而塞至京師且萬
里自祿山反西陲盡亡衆内爲邊郡每虜入寇驅井閭
父子與馬牛楚積聚殘室廬邊人耗盡今若築臨涇以
折虜勢便甚佑唯許請於朝卒詔城臨涇爲行原州以

玭為刺史戍之自是虜不敢過臨涇玭在邉積三年每討賊不持糗糧取之於敵獲虜必刳剔而歸其屍虜大畏道其名以怖啼兒遷檢校左散騎常侍涇原行營節度使封保定郡王賛普常等玭身鑄金象令于國曰得生玭者以金玭償之朝廷畏失名將徙為慶州刺史卒佑本郭子儀牙將征伐有功貞元末為涇原節度使虜畏憚之終右神策大將軍

史敬奉者靈州人事朔方軍為牙將元和中吐蕃數犯

塞十四年敬奉白節度使杜叔良請兵三千齎一月糧深入虜地分賊勢叔良以二千兵予之行十餘日不聞問皆謂已歿敬奉乃由間道繞出虜後部落奔駭因大破之驅其餘衆於瓠蘆河獲馬牛雜畜迨萬數賜實封五十戶敬奉遴陋類不勝衣其走逐奔馬挾鞍勒以上而後羈帶之矛矢在手前無彊敵甥姪部曲二百人每出輒分其隊為四五隨水草數日不相知及相遇已皆有獲與鳳翔將野詩良輔及郝玼皆以名雄邉良輔者

後為隴州刺史朝廷遣使至吐蕃虜輒言唐家稱和好豈妄邪不爾安得任良輔為隴州刺史

唐書卷一百七十

唐書卷一百七十考證

范希朝傳以游瓌政無狀使代之○舊書游瓌歿邢州諸將列名上請希朝爲節度兩書不合臣酉按游瓌傳遣兵築豐義二板而潰寧卒大掠游瓌不能禁詔用張獻甫代之則是時游瓌未歿也及還京後乃歿耳當從新書

唐書卷一百七十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唐書卷一百七十一至五

詳校官編修臣錢　樾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録監生臣劉國永

唐書卷一百七十一

宋　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九十六

李烏王楊曹高劉石

李光進其先河曲諸部姓阿跌氏貞觀中內屬以其地爲雞田州世襲刺史隸朔方軍光進與弟光顏少依舍利葛旃葛旃妻其女兄也初葛旃殺僕固瑒歸河東辛

雲京遂與光進俱家太原以沈果稱從馬燧救臨洺戰洹水有功歷前後軍牙門將兼御史大夫代州刺史元和四年王承宗叛范希朝引師救易定表光進爲都將時光顔亦至大夫故軍中呼大小大夫俄檢校工部尚書爲振武節度使賜姓以光寵之别詔光顔拜洺州刺史弟兄榮冠當時光進徙靈武卒年六十五贈尚書左僕射有至性居母喪三年不歸寢光顔先娶而母委以家事及光進娶母已亡弟婦籍貲貯納管鑰於姒光進命

反之曰婦逮事姑且嘗命主家事不可改因相持泣乃如初

光顔字光遠葛旃少教以騎射每歎其天資票健已所不逮長從河東軍爲裨將節度使馬燧謂曰若有奇相終必光大解所佩劒贈之討李懷光楊惠琳戰有功從高崇文平劒南數搴旗蹈軍出入若神益知名進兼御史大夫歴代洺二州刺史元和九年討蔡以陳州刺史充忠武軍都知兵馬使始踰月擢本軍節度使詔以其

軍當一面光顔乃壁溵水明年大破賊時曲初賊晨壓其營以陣衆不得出光顔毁其柵將數騎突入賊中反往一再衆識光顔矢集其身如蝟子攬馬鞅諫無深入光顔挺刃叱之於是士爭奮賊乃潰北當此時諸鎮兵環蔡十餘屯相顧不肯前獨光顔先敗賊始裴度宣慰諸軍還爲憲宗言光顔勇而義必立功俄又與烏重胤破賊小溵河初都統韓弘約諸軍攻賊賊先擣重胤壘重胤中矛創甚請救於光顔光顔策賊出則小溵河之

堡可乘且重屑不可破遣大將田頴宋朝隱襲其城夷之賊失贅聚弘怒不救重屑違節度取穎等將戮之舉軍惜其材光顏不敢拒會中人景忠信至知其然即矯詔械繫在所馳以聞有詔釋之弘及光顏更以表言帝謂弘使曰違都統令當死但以功可贖赦之以爲後圖弘不悅自是與弘有隙十一年屢困賊遂抜淩雲柵捷奏入帝大悅厚賚其使進檢校尚書左僕射十二年四月敗賊於郾城死者什三數其甲凡三萬悉畫雷公符

斗星署曰破城北軍鄜守將鄧懷金大恐其令董昌齡因是勸懷金降且來請曰城中兵父母妻子皆質賊有如不戰而屈且赤族請公攻城我舉火求援援至公迎破之我以城下光顔許之賊已北昌齡奉偽印懷金率諸將素服開門待光顔入之城自壞者五十版弘素蹇縱陰挾賊自重且惡光顔忠力思有以撓隳之乃飭名姝教歌舞六博襦襹珠琲舉止光麗費百鉅萬遣使以遺光顔曰公以君暴露于外恭進侍者慰君征行之勤

光顔約旦日納馬乃大合將校置酒引使者以侍妹至秀曼都雅一軍驚視光顔徐曰我去室家久以爲公憂誠無以報德然戰士皆棄妻子蹈白刃奈何獨以女色爲樂爲我謝公天子於光顔恩厚誓不與賊同生指心曰雖死不貳因嗚咽泣下將卒數萬皆感激流涕乃厚賂使者還之於是士氣益勵裴度築赫連城於沲口卒輕騎覰之賊以奇兵自五溝至大呼薄戰城爲震壞度危甚光顔力戰却之先是光顔策賊必至密遣田布伏

精騎溝下扼其歸賊敗棄騎去顛死溝中者千餘由是賊悉鋭士當光顔而李愬得乘虚入蔡矣董重質弃洄曲軍降愬光顔躍馬入賊營大呼衆萬餘人投甲請命賊平加檢校司空入朝名對麟德殿賜與蕃渥命宴其第歸芻米二十車帝討李師道徙義成節度使許以忠武兵自隨不三旬再敗賊濮陽拔斗門斬數千級上言許鄭兵合不可用遂復鎮忠武吐蕃入寇徙邠寧軍時虜毁鹽州城使光顔復城之亦以忠武兵從初田縉鎮

夏州以叨沓開邊隙故党項引吐蕃圍涇州郝玭力戰破之光顔聞賊至料兵以赴邠人慢言忷忷騰譟不肯行光顔爲陳説大義感慨流涕聞者亦泣下遽即路虜走出塞穆宗立名還賜開化里第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還軍賚況不貲以寵示羣臣俄徙鳳翔帝將伐鎮州復還忠武又兼深冀行營節度使宰相百官班餞帝御通化門臨送賜珍器良馬玉帶光顔提軍深入而餽運不至有詔以滄景德棣州益之光顔以宰相處置失宜

辭兼領亦會赦王庭湊復所治李介亂汴州詔總軍出討朝受命暮即戎翌日拔尉氏與汴人戰琵琶溝未陣薄之賊走介平進兼侍中敬宗初真拜司徒河東節度使寶歷二年卒年六十六贈太尉謚曰忠賻賜良厚及葬文宗以其功高復賜帛二千疋光顔性忠義善撫士其下樂為用許師勁悍常為諸軍鋒故數立勲王仙芝黄巢反諸道告急多請以助守大校曹師罕以千五百人隸招討使宋威張貫以四千人隸副使曾元裕僖宗

倚許軍以屏蔽東都有請以為援率不報大將張自勉討雲南党項龐勛亂解圍壽州戰淮口以功累擢右威衛上將軍至是表請討賊詔乘傳赴軍解宋州圍威忌自勉成功請以隸麾下且欲殺之宰相得其謀不聽以自勉代元裕

烏重胤字保君河東將承玭子也少為潞牙將兼左司馬節度使盧從史奉詔討王承宗陰與賊連吐突承璀將圖之以告重胤乃縛從史帳下士持兵合譟重胤叱

曰天子有命從者賞違者斬士斂手還部無敢動憲宗嘉其功擢河陽節度使封張掖郡公帝討淮蔡詔重胤以兵壓賊境割汝州隸其軍與李光顔相犄角大小百餘戰凡三年賊平再遷檢校司空進邠國公徙横海軍建言河朔能拒朝命者葢刺史失權鎮將領軍能作威福也使刺史得職大帥雖有祿山思明之姦能據一州為叛哉臣所管三州輒還刺史職各主其兵因請廢景州法制脩立時以為宜討王庭湊也出屯深州方朝廷

號令乖迕賊寖不制重胤久不敢進穆宗以爲觀望詔杜叔良代之以重胤爲太子太保長慶末以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名至京師改節天平軍文宗初真拜司徒李同捷請襲父位帝方務靜安授同捷兖海以重胤者將兼節度滄景以齊州隷軍未幾卒年六十七贈太尉謚懿穆重胤出行伍善撫士與下同甘苦蔡將李端降重胤蔡人執其妻殺之妻呼曰善事烏僕射得士心大抵如此待官屬有禮當時

有名士如溫造石洪皆在幕府旣歿士二十餘人刲股以祭子漢弘嗣爵居母喪奪爲左領軍衛將軍固辭帝嘉許之

石洪者字濬川其先姓烏石蘭後獨以石爲氏有至行舉明經爲黄州録事參軍罷歸東都十餘年隠居不出公卿數薦皆不答重胤鎮河陽求賢者以自重或薦洪重胤曰彼無求於人其肯爲我來耶乃具書幣邀辟洪亦謂重胤知己故欣然戒行重胤喜其至禮之後詔書

名爲昭應尉集賢校理又有李珙者世儒家珙獨尚材武有崖岸嘗至澤潞見李抱真欲署牙將聞其使酒不用都將王虔休曰珙奇士不能用即殺之無爲它人得也抱真不納虔休代節度引爲將重𦙶擒從史珙將救之既聞謀出朝廷乃止重𦙶愛其才討淮西也表爲行營都將終右武衛上將軍

王沛許州許昌人少勇決爲節度使上官涚所器妻以女署牙門將涚卒它壻田偁脅涚子襲領其軍謀殺監

軍沛知其計密告之支黨悉擒德宗嘉美即拜行軍司馬而劉昌裔領節度奏沛爲監察御史有詔護涚喪還京師帝名見歎息以爲功異等嫌昌裔所請薄謂沛曰吾意殊未厭爾歸矣方使別奏沛未至許拜兼御史中丞李光顔討吴元濟竒沛風槩署行營兵馬使使將勁兵別屯數破賊有功時詔書趣戰諸將覬望不敢度溵以壁沛引兵五千夜濟合流扼賊衝遂城以居於是河陽宣武太原魏博等軍繼度圍郾城沛先結壘與賊對

蔡將鄧懷金遂降蔡平加兼大夫復從光顔定淄青及
光顔鎮邠諂分許兵往戍沛又為都將救鹽州敗吐蕃
以功擢寧州刺史從陳州李齐之亂以忠武節度副使
率師討齐加檢校右散騎常侍進拜兖海沂密節度使
是時新建府俗獷驁沛明示法制莵閲以時軍政大治
以檢校工部尚書從忠武太和元年卒贈尚書右僕射
子逢從父征伐累功署忠武都知兵馬使太和中入為
諸衛將軍從劉沔石雄破回鶻於天德有士二千人未

嘗戰欲冒賞賜逢不與或爲請之答曰士奮死取賞若無功而賞何哉武宗以逢用法嚴使宰相李德裕讓之逢曰戰者蹈白刃不以法人孰用命討劉稹也爲太原道行營將領陳許兵七千屯翼城稹平加檢校右散騎常侍後亦至忠武節度使云

楊元卿史失其何所人少孤慷慨有術略客江海上時時高論人謂狂生吳少誠跋扈蔡州元卿以褐衣見署劇縣俄召入幕府又事少陽每奏事至京師頗爲宰相

李吉甫慰納元卿還與少陽言君臣大義以動其心賊黨惡而共構之判官蘇肇保救乃免然元卿陰撓少陽事而輸欵朝廷及元濟擅襲節度元卿欲困其財使不振謬說曰先公厺于財諸將至寒餒府之有亡我具知之君若大賜將士以自固又卑辭厚禮邀事諸鎮則諸將悅庶幾助我吾爲君持表見天子安有不從者元濟許之旣至則具條賊虛實請敕諸道執元濟誅之元濟覺乃殺其妻并四子坊爲一堋射之肇亦被害憲宗拜

元卿岳王府司馬與李愬議僑置蔡州以元卿爲刺史優納降附壞賊黨與元卿入見頗假度支錢及它奏請不合旨又裴度以諸將討蔡三年功且成若又以州與元卿恐觖望生事議格更授光祿少卿蔡平超拜左金吾衛將軍建言淮西多怪珍寶帶往取必得帝曰我討賊爲人除害賊平我求得矣焉用寶止勿復言出爲汾州刺史復入爲金吾長慶初鎮魏易帥元卿具道所以成敗事穆宗久乃悟賜白玉帶擢涇原渭節度使元卿

墾發屯田五千頃屯築高垣牢鍵閉寇至耕者保垣以守居六年涇人德之徙節河陽何進滔亂魏博元卿請自齎三月糧舉軍出討文宗嘉美加檢校司空獻粟二十萬石助天子經費進光祿大夫徙宣武軍太和七年以疾歸東都授太子太保卒贈司徒然性儉巧所至聚斂諂結權近故累更方任云

子延宗開成中爲磁州刺史與河陽兵謀逐帥自立事敗詔以元卿嘗毀家歸忠全其宗杖死延宗於京兆府

賜還田產

曹華宋州楚丘人始從宣武軍縛亂將李迺送闕下節度使董晉署為牙將後避仇奔東都會吳少誠叛留守王翃署華襄城戍將華浚隍堞日與賊搏數擒馘賊憚之憲宗初累拜檢校右散騎常侍召至京師賜矛甲繒錦還屯拜寧州刺史未行屬吳元濟不受命詔河陽懷汝節度使烏重胤討之重胤請華自副戰青陵城賊大奔拔凌雲柵以功封陳留郡王蔡平進棣州刺史州

與鄆比時賊略定滴河華遂逐賊斬二千級復其縣又
募羣盜可用者貸死補屯卒使據孔道賊至輒擊郤之
不敢北擢横海節度副使時朝廷披鄆爲三鎮其明年
兗海軍亂殺觀察使王遂詔華往代視事三日合軍大
饗幕甲士于廡酒中令曰天子以鄆人參別而戍有轉
徙勞欲厚賞之請鄆人右州兵左旣而出州兵乃闔門
大言曰天子有命誅殺帥者甲起于幕環之凡斬千二
百人血流殷渠赤氛冒門高丈餘海沂之人重足屏息

華惡沂地褊請治兖許之自李正已盜齊魯俗益汙驁華下令曰鄒魯禮義鄉不可忘本乃身見儒士春秋祀孔子祠立學官講誦斥家貲佐贍給人乃知教成就諸生仕諸朝鎮人害田弘正華亟請以本軍進討不從進華檢校工部尚書就充節度使李岕叛以兵取宋州華不待命以兵逆擊破之岕平檢校尚書右僕射徙鎮義成軍盜殺商賈吏捕得乃華嬖人華怒斷其頸以祭死者卒年六十九贈左僕射華雖出戎伍而動必由禮愛

重士大夫不以貴倨人至廝竪必待以誠信人以為難

高瑀冀州蓨人少沈邃喜言兵釋褐右金吾冑曹參軍累遷陳蔡二州刺史入為太僕卿忠武節度使王沛死衛軍諸將多自謂得之宰相裴度韋處厚以瑀治陳蔡素有狀習軍中情偽欲任之會其軍表勾瑀乃檢校左散騎常侍領忠武節度使自大歷後擇帥悉出宦人中尉所輸貨至鉅萬貧者假貸富人既得所欲則椎斲膏血倍以酬息十常六七及瑀有命士相告曰韋裴作相

天下無僨帥州比水旱無年瑀相地宜築隄庸百八十里時其鍾洩民賴不饑再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六年徙節武寧軍以刑部尚書名辭疾拜太子少傅不閱月復詔節度忠武卒于鎮贈司空瑀寛和居官無赫然譽所至稱治士人懷之

劉沔字子汪徐州彭城人父廷珍以羽林軍扈德宗奉天以戰功官左驍衛大將軍東陽郡王沔少孤客振武節度使范希朝署牙將軍中大會沔捉刀立堂下希朝

奇之召謂曰後日必處吾坐希朝卒入爲神策將太和末遷累大將軍擢涇原節度使徙振武開成三年突厥劫營田沔發吐渾契苾沙陀部萬人擊之賊一轡無返者悉頒所獲馬羊于戰卒築都護府西北四壘進檢校戶部尚書武宗立遷檢校尚書左僕射回鶻寇天德詔以兵據雲伽關虜引去會昌二年又掠太原振武天子使兵部郎中李拭調兵食因視諸將能否拭獨稱沔乃拜河東節度兼招撫回鶻進屯鴈門關虜寇雲州沔擊

之斬七裨將敗其衆以還太和公主功加檢校司空議者恨其薄又進金紫光祿大夫賜一子官虜殘衆走詔沔追北仍錄李靖平頡利事賜之軍還次代州歸義軍降虜三千使隷食諸道不受詔據滹沱河叛沔悉擒誅之劉稹阻命詔沔南討屯榆社沔素與張仲武不協時方追幽州兵故徙義成會王宰逗留宰相李德裕表沔鎮河陽以滑兵二千壁萬善居宰肘腋下激之俾出軍稹平進檢校司徒徙忠武節度使以病改太子少保不

任謁拜太子太傅致仕卒年六十五贈司徒
石雄徐州人系寒不知其先所來少爲牙校敢毅善戰
氣蓋軍中王智興討李同捷收棣州使雄先驅度河鼓
行無前初徐軍惡智興苛酷謀逐之而立雄智興懼變
因立功奏除州刺史詒以爲壁州刺史智興由是殺雄
素所善百餘人誣雄陰結士搖亂請以軍法論文宗素
知其能不殺流白州徙爲陳州長史党項擾河西名雄
隸振武劉沔軍破羌有勞帝難智興久不擢會昌初回

鶻入寇連年掠雲朔牙五原塞下詔雄爲天德防禦副使兼朔州刺史佐劉沔屯雲州沔召雄謀曰虜離散當掃除久矣國家以公主故不欲亟攻我若徑趨其牙彼不及備必棄公主走我當迎主歸有如不捷吾則死之雄曰諾即選沙陁李國昌及契苾拓拔雜虜三千騎夜發馬邑旦登振武城望之見氊車十餘乘從者朱碧衣諜者曰公主帳也雄潛使喻之曰天子取公主兵合第無動雄穴城夜出縱牛馬鼓譟直擣烏介帳可汗大駭

單騎走追至殺胡山斬首萬級獲馬牛羊不貲迎公主還進豐州防禦使武寧李彥佐討劉稹逗留以雄爲晉絳行營諸軍副使助彥佐是時王宰屯萬善劉沔屯石會關顧望莫先進雄受命即勒兵越烏嶺破賊五壁斬獲千計賊大震雄臨財廉每朝廷賜與輒置軍門自取一足縑餘悉分士伍繇是衆感發無不奮武宗喜曰今將帥義而勇罕雄比者就拜行營節度使代彥佐徙河中稹危蹙其大將郭誼密獻欵請斬稹首自歸衆疑其

詐雄大言曰積之叛誼爲謀主今欲殺積乃誼自謀又何疑雄以七千人徑薄潞受誼降進檢校兵部尚書從河陽初雄討積水次見白鷺謂衆曰使吾射中其目當成功一發如言帝聞下詔褒美宣宗立徙鎮鳳翔雄素爲李德裕識拔王宰者智興子於雄故有隙潞之役雄功最多宰惡之數欲沮陷會德裕罷宰相因代歸白敏中猥曰黑山天井功所酬已厭拜神武統軍失勢怏怏卒

贊曰世皆謂李愬提孤旅入蔡縛賊為奇功殊未知光顏於平蔡為多也是時賊戰日窘盡取鋭卒抗光顏憑空堞以居故愬能乘一切勢出賊不意然則無光顏之勝愬烏能奮哉

唐書卷一百七十一

唐書卷一百七十一考證

石雄傳李彥佐討劉稹逗留以雄爲晉絳行營諸軍副使助彥佐○舊書李彥佐爲招撫使以晉州刺史李丕爲副 臣酉按紀會昌三年九月李彥佐爲招討使石雄爲副四年三月以雄爲招討李丕爲副是丕爲雄副非爲彥佐副也副彥佐者乃雄耳舊書有脫文當從新書

唐書卷一百七十一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唐書卷一百七十二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九十七

于王二杜范

于頔字允元後周太師謹七世孫蔭補千牛調華陰尉累勞遷侍御史爲吐蕃計會使有專對材擢長安令駕部郎中出爲湖州刺史部有湖陂異時溉田三千頃久

廞廢頔行縣命脩復隄閼歲獲秔稻蒲魚無慮萬計州地庳薄葬者不掩櫃頔爲坎瘞枯骨千餘人賴以安未幾改蘇州罷淫祠濬溝澮端路衢爲政有績然暴橫少恩杖前部尉以逞憾觀察使王緯以聞德宗不省俄遷大理卿爲陝虢觀察使慢言謝緯曰始足下劾我三進官矣益自肆峻罰苛懲官吏惴恐皆重足一迹參軍事姚峴不勝虐自沉于河貞元十四年拜山南東道節度使是時吳少誠叛頔率兵自唐州戰吳房朗山取之擒

其將李璨又勝之濯神溝於是請升襄州為大都督府
廣募戰士儲良械慨然有專漢南意所悟者類治軍法
帝晚務姑息頔所奏建無不開允公斂私輸持下益急
而慢於奉上誣劾鄧州刺史元洪朝廷重違為流端州
命中人護送至棗陽頔遣兵劫洪還拘之表責洪太重
改吉州長史遣使厚諭乃已嘗怒判官薛正倫奏貶陝
州長史比詔下頔中悔奏復署舊職正倫死以兵圍其
居彊使孽子與婚昵吏高洪縱使剝下別將陳儀不勝

忽刺殺洪一府驚潰累遷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燕國公俄擅以兵取鄧州天子未始誰何初襄有髹器天下以為法至頔驕蹇故方帥不法者號襄樣節度憲宗立權綱自出頔稍懼願以子尚主帝許之遂入朝拜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請準杜佑月三奉朝請可時宦者梁守謙幸於帝頗用事有梁正言者與頔子敏善敏因正言厚賂守謙求頔出鎮久不報敏怒其紿責所饋誘正言家奴支解之棄溷中家童上變

詔捕頔吏沈壁及它奴送御史獄命中丞薛存誠刑部
侍郎王播大理卿武少儀雜問之頔與諸子素服待罪
建福門門吏不內屛營負牆立更遣人上章有司拒不
聞翼日復往宰相諭使還第貶爲恩王傅子敏竄雷州
至商山賜死次子季友奪二官正及方免官流壁封州
正言誅死久之拜戶部尚書帝討蔡頔獻家財以助國
帝郤之又坐季友居喪荒宴削金紫光祿大夫帝初欲
頔告老宰相李逢吉謂得謝乃優禮非所以示責明年

乃致仕穿司將以太子少保官之帝改署賓客鬱鬱不得意卒贈太保太常謚曰厲頔嘗制順聖樂舞獻諸朝又教女伎爲八佾聲態雄侈號孫吳順聖樂云季友尚憲宗永昌公主拜駙馬都尉從穆宗獵苑中求改頔謚會徐泗節度使李愬亦爲請更賜謚曰思尚書右丞張正甫封還詔書右補闕高釴博士王彦威持不可謂頔文吏倔彊犯命擅軍襄鄧欲脅制朝廷殺不辜留制囚遮使者僭正樂勢廹而朝非其宿心得全腰領而歿猶

以爲幸不宜更謚帝不從方長慶時以勳家子通豪俠欲事河朔以策干宰相元稹而李逢吉黨謀傾執政乃告稹結客刺裴度事下有司驗無狀方坐誅

王智興字匡諫懷州溫人少驍鋭爲徐州牙兵事刺史李洧洧棄李納挈州自歸納怒急攻洧智興能駛步奉表不數日至京師告急德宗出朔方軍五千擊納解去自是爲徐特將討吳元濟也李師道謀撓王師數侵徐救蔡節度使李愿遣智興率步騎拒賊其將王朝晏方

攻沛智興逆擊敗之朝晏脱身保沂州進破姚海兵五萬於豐北獲美妾三人智興曰軍中有女子安得不敗即斬以徇朝晏自沂以輕兵襲沛夜戰狄丘復破之累遷侍御史元和十三年伐師道智興以步騎八千次胡陵與忠武軍會以騎畀其子晏平晏宰為先鋒自率軍繼之壞河橋收黄隊遂攻金鄉拔魚臺俘斬萬計賊平進御史中丞明年召還為沂州刺史長慶初河朔用兵加檢校左散騎常侍充武寧軍副使河北行營諸軍都

知兵馬使帥兵三千度河屬朝廷用崔羣爲武寧節度使羣畏智興難制密請追還京師未報會赦王庭湊諸節度班師智興還羣遣寮屬迎之令士委甲而入智興心不悅因勒兵斬關入殺異已者十餘輩然后謁羣謝曰此軍情也羣乃治裝去智興以兵衛送還朝至埇橋掠鹽鐵院及貢物劫商旅遂濠州刺史侯弘度朝廷甫罷兵不能討即詔檢校工部尚書充本軍節度使智興由是肆索財賂交權幸以賈虛名用度不足始稅泗口

以佐軍須李齐攻宋州智興悉銳師出宋西鄙破之漳口齐平加檢校尚書左僕射李同捷以滄德叛智興請悉師三萬齎五月糧討賊詔拜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滄德行營招撫使旣戰降其將十輩銳士三千遂拔棣州諸將聞戰愈力遂有功入朝燕麟德殿賜予備厚册拜太傅封鴈門郡王進兼侍中改忠武河中宣武三節度卒年七十九贈太尉子九人晏平晏宰知名晏平幼從父軍以討同捷功檢校右散騎常侍朔方靈

鹽節度使父喪擅取馬四百兵械七千自衛歸洛陽御史劾之有詔流康州不即行陰求援於河北三鎮三鎮表其困貶撫州司馬給事中韋溫薛廷老盧弘宣等還詔不敢下貶永州司戶參軍溫固執文宗諭而止晏宰後去晏獨名宰少拳果長隸神策軍甘露之變以功兼御史大夫爲光州刺史有美政觀察使段文昌薦之朝除鹽州刺史持法嚴人不甚便累擢邠寧慶節度使回鶻平徙忠武軍討劉稹也詔宰以兵出魏博趨磁

州當是時何弘敬陰首鼠聞宰至大懼即引軍濟漳水宰相李德裕建言河陽兵寡以忠武爲援旣以捍洛則并制魏博遂詔宰以兵五千椎鋒兼統河陽行營進取天井關賊黨離沮德裕以宰乘破竹勢不遂取澤州以其子晏實守磁爲顧望計帝有詔切責宰懼急攻陵川破賊石會關進攻澤州其將郭誼殺稹降宰傳稹首京師遂節度太原宣宗初入朝厚結權幸求宰相周墀劾之乃還軍吐蕃引党項回鶻寇河西詔統代北諸軍進

擊以疾不任事徙河陽罷爲太子少保分司東都進少
傅卒晏實幼機警智興自養之故名與諸父齒稹平擢
淄州刺史終天雄節度使
杜兼字處弘中書令正倫五世孫初正倫無子故以兄
子志靜爲後父廙爲鄭州錄事參軍事安祿山亂逃去
賊索之急宋州刺史李岑以兵迎之爲追騎所害兼尚
幼逃入終南山伯父存介爲賊執臨刑兼號呼願爲奴
以贖遂皆免建中初進士高第徐泗節度使張建封表

置其府積勞為濠州刺史性浮險尚豪侈德宗既厭兵大抵刺史重代易至歷年不徙兼探帝意謀自固即脩武備募占勁兵三千帝以為才遂横恣僚官韋賞陸楚皆閒家子有美譽論事忤兼誣劾以罪帝遣中人至兼廷勞畢出詔執賞等殺之二人無罪死衆莫不寃又妄繫令狐運而陷李藩欲殺之不克元和初入為刑部郎中改蘇州刺史比行上書言李錡必反留為吏部郎中尋擢河南尹杜佑素善兼終始倚為助力所至大殺戮

哀毀財貲極者欲適幸其時未嘗敗卒年七十家聚書
至萬卷署其末以墜鬻爲不孝戒子孫云
從弟羔貞元初及進士第有至性父死河北母更兵亂
不知所之羔憂號終日及兼爲澤潞判官鞫獄有媼辨
對不凡乃羔母因得奉養而不知父墓區處晝夜哀慟
它日舍佛祠觀柱間有文字乃其父臨死記墓所在羔
奔往亦有耆老識其壠因是乃得葬元和中爲萬年令
時許季同爲長安令京兆尹元義方責租賦不時繫二

縣吏將罪之羔等辯列尤苦尹不爲縱羔乃謁宰相請移散官憲宗遣中使問狀具對府政苛細力不堪奉詔皆免官奪尹三月俸議者以羔爲直未幾授戶部郎中後歷振武節度使以工部尚書致仕卒贈尚書右僕射諡曰敬

子中立字無爲以門廕歷太子通事舍人開成初文宗欲以真源臨真二公主降士族謂宰相曰民間脩婚姻不計官品而上閥閱我家二百年天子顧不及崔盧耶

詔宗正卿取世家子以聞中立及校書郎衛洙得名見禁中拜著作郎月中遷光祿少卿駙馬都尉尚眞源長公主中立數求自試憒憒不樂因言朝廷法令備具吾若不任事何賴貴戚撓天下法耶帝聞異之轉太僕衛尉二少卿歷左右金吾大將軍京師惡少優戲道中具騶唱呵衛自謂盧言京兆驅放自如中立部從吏捕繫立箠死遷司農卿繩吏急反爲中傷左徙慶王傅久之復拜司農卿入謝帝曰卿用法深信乎答曰轂下百司

養名不肯事如司農尤叢劇陛下無遽信流言假臣數月事可濟帝許之初度支度六宫飧錢移司農司農季一出付吏大吏盡舉所給於人權其子錢以給之既不以時黄門來督責慢罵中立取錢納帑舍率五日一出吏不得爲姦後遂以爲法加檢校右散騎常侍京兆尹秩宣宗將用之宰相以年少欲歷試其能更出爲義武節度使舊傜車三千乘歲輓鹽海瀕民苦之中立置飛雪將數百人具舟以載自是民不勞軍食足矣大中十

二年大水汎徐兖青鄆而滄地積卑中立自按行引御水入之毛河東注海州無水災卒年四十八贈工部尚書中立居官精明吏下寒慄畏伏中雖坐累免及復用亦不為寛假其天資所長云

杜亞字次公自云本京兆人肅宗在靈武上書論當世事擢校書郎杜鴻漸節度河西奏署幕府入朝歷吏部員外郎鴻漸為山南劒南副元帥亞與楊炎並為判官再遷諫議大夫亞自以當衡柄悒悒不悦李栖筠風望

高時謂當宰相故亞厚結納元載得罪亞與劉晏等劾治載死遷給事中常衮惡之出爲江西觀察使德宗立台還亞意必任台宰倍道進與人語皆天下大政或以事祈謁輒相然可帝知不悅也旣又建奏疏闊不稱旨罷爲陜虢觀察兼轉運使徙河中劉晏抵罪貶睦州刺史興元初入遷刑部侍郎又拜淮西節度使至則治漕渠引湖陂築防庸入之渠中以通大舟夾隄高卬田因得溉灌疏啟道衢徹壅通堙人皆悅賴然承陳少游後

衰率煩重用度無藝人冀有所矯革而亞雅意承𢀖厭外官往往不親事日夜名賓客言噱流連方春南民爲競度戲亞欲輕駛乃髹船底使篙人衣油綵衣没水不濡觀治華邃費皆千萬隴西李衡在坐曰使桀紂爲之不是過也既泛九曲池曳繡爲颿詫曰要當稱是林治衡曰未有錦纜云何亞大慙自是府財耗竭貞元中罷歸宰相竇參憚其宿望以檢校吏部尚書留守東都病風痺且廢猶欲固寵奏壍苑中爲營田可減度支歲稟

詔許之先是苑地可耕者皆留司中人及屯士占假亟
計窘吏舉軍帑錢與甸人至秋取菽粟償息輸軍中貧
不能償者發囷窖略盡流亡過半又賂中人求兼河南
尹帝審其妄使禮部尚書董晉代之賜亟還病不能謁
卒年七十四贈太子少傅謚曰肅
范傳正字西老鄧州順陽人父惀為戸部員外郎與趙
郡李華善有當世名傳正舉進士宏辭皆高第授集賢
殿校書郎歷歙湖蘇三州刺史有殊政進拜宣歙觀察

使代還坐治第過制憲宗薄不用改光祿卿以風痺卒贈左散騎常侍傳正好古性精悍初自整飭官益達用度益奢侈傾貲貨市權貴驪私公府如家帑亦幸素有名得不敗云

唐書卷一百七十二

唐書卷一百七十三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九十八

裴度

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貞元初擢進士第以宏辭補校書郎舉賢良方正異等調河陰尉遷監察御史論權嬖梗切出爲河南功曹參軍武元衡帥西川表掌節度

府書記名爲起居舍人元和六年以司封員外郎知制
誥田弘正效魏博六州于朝憲宗遣度宣諭弘正知度
爲帝高選故郊迎趨跽受命且請徧至屬州布揚天子
德澤魏人由是歡服還拜中書舍人久之進御史中丞
宣徽五坊小使方秋閱鷹狗所過撓官司厚得餉謝乃
去下邽令裴寰才吏也不爲禮因構寰出醜言送詔獄
當大不恭宰相武元衡婉辭諍帝怒未置度見延英言
寰無辜帝恚曰寰誠無罪杖小使小使無罪且杖寰度

曰責若此固宜第裦爲令惜陛下百姓安可罪帝色霽乃釋裦王師討蔡以度視行營諸軍還奏攻取策與帝意合且問諸將才否度對李光顏義而勇當有成功不三日光顏破時曲兵帝歎度知言進兼刑部侍郎王承宗李師道謀緩蔡兵乃伏盜京師刺用事大臣已害宰相元衡又擊度刃三進斷鞾刜背裂中單又傷首度冒氊得不死哄導騶伏獨騶王義持賊大呼賊斷義手度墜溝賊意已死因亡去議者欲罷度安二鎮反側帝怒

曰度得全天也若罷之是賊計適行吾倚度足破三賊矣度亦以權紀未張王室陵遲常憤愧無死所自行營歸知賊曲折帝益信仗及病創一再旬分衛兵護第存候踵路疾愈詔毋須宣政衙即對延英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方連諸道兵環拏不解内外大恐人累息及度當國外内始安由是討賊益急始德宗時尚苛伺中朝士相過金吾輒飛啓宰相至闔門謝賓客度以時多故宜延天下髦英咨籌策乃建請還第與士

大夫相見詔可會莊憲太后崩爲禮儀使帝不聽政議置冢宰度曰冢宰商周六官首秉統百僚王者諒闇有權聽之制歷世官廢故國朝置否不常不宜狥空名稽樞務乃詔百司權聽中書門下處可王鍔死家奴告鍔子稷易父奏末冒遺獻帝留奴仗内遣使者如東都按責其貲度諫曰自鍔死數有獻今因告訐而檢省其私臣恐天下將帥聞之有以家爲計者帝悟殺二奴還使者于時討蔡數不利羣臣爭請罷兵錢徽蕭俛尤確苦

度奏病在腹心不時去且爲大患不然兩河亦將視此爲逆順會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戰郤它相揣帝厭兵欲赦賊鈎上指帝曰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若師常利則古何憚用兵耶雖累聖亦不應留賊付朕今但論帥臣勇怯兵彊弱處置何如耳渠一敗便沮成計乎於是左右不能容其間十二年宰相逢吉涯建言餉億煩匱宜休師唯度請身督戰帝獨目度留曰果爲朕行乎度俯伏流涕曰臣誓不與賊偕存即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彰義

軍節度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度以韓弘領都統乃上還招討以避弘然實行都統事又制詔有異辭欲激賊怒弘者意弘快快則度無與共功度請易其辭窒疑間之嫌於是表馬總爲宣慰副使韓愈行軍司馬李正封馮宿李宗閔備兩使幕府入對延英曰主憂臣辱義在必死賊未授首臣無還期帝壯之爲流涕及行御通化門臨遣賜通天御帶發神策騎三百爲衛初逢吉忌度帝惡居中撓沮出之外度屯郾城勞諸軍宣朝廷厚意

士奮于勇是時諸道兵悉中官統監自處進退度奏罷之使將得顓制號令一戰氣倍未幾李愬夜入縣瓠城縛吳元濟以報度遣馬總先入蔡明日統洄曲降卒萬人持節徐進撫定其人初元濟禁偶語於道夜不然燭酒食相饋遺者以軍法論度視事下令唯盜賊鬬死抵法餘一蠲除往來不限晝夜民始知有生之樂度以蔡牙卒侍帳下或謂反側未安不可去備度笑曰吾為彰義節度元惡已擒人皆吾人也衆感泣既而申光平定

以馬總爲留後度入朝會帝以二劒付監軍梁守謙使悉誅賊將度遇諸酈城復與入蔡商罪議誅守謙請如詔度固不然騰奏申觧全宥者甚衆策勲進金紫光禄大夫弘文館大學士上柱國晉國公戸三千復知政事程异皇甫鎛以言財賦幸俄得宰相度三上書極論不可帝不納自上印又不聽纎人始得乘鎛初蔡平王承宗懼度遣辯士柏耆脅説乃獻德棣二州納質子又論程權入覲始判滄景德棣爲一鎮朝廷命帥而承宗勢

乃離李師道怙彊度密勸帝誅之乃詔宣武義成武寧横海四節度會田弘正致討弘正請自黎陽濟合諸節度兵宰相皆謂宜度曰魏博軍度黎陽即叩賊境封畛比聯易生顧望是自戰其地弘正光顔素少斷士心盤桓果不可用不如養威河北須霜降水落絶陽劉深抵鄆以營陽穀則人人殊死賊勢窮矣上曰善詔弘正如度言弘正奉詔師道果擒大賈張陟負五坊息錢上命坊使楊朝汶收其家簿閲債錢雖已償悉鉤止根引數

十百人列箠挺脅不承又獲盧大夫逋券捕盧坦家客責償久乃悟盧羣券坦子上訴朝汶譋語錢入禁中何可得御史中丞蕭俛及諫官列陳中人横恣度亦極言之時方討鄆帝曰姑議東軍此細事我自處辨度曰兵事不理止山東中人横暴將亂都下帝不悅徐乃悟讓朝汶曰以爾使我羞見宰相命殺之而原繫者繇是京師澄肅帝嘗語臣事君當勵善底公朕惡夫樹黨者度曰君子小人以類而聚未有無徒者君子之徒同德小

人之徒同惡外甚類中實遠在陛下觀所行則辨帝曰言者大抵若此朕豈易辨之度退喜曰上以爲難辨則易以爲易辨則難君子小人行判矣已而卒爲异鎛所構以檢校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爲河東節度使穆宗即位進檢校司空朱克融王庭湊亂河朔加度鎮州行營招討使時帝以李光顏烏重胤爪牙將倚以擊賊兵十餘萬有所畏無尺寸功度既受命入賊境數斬將以聞俄兼押北山諸蕃使時元稹顯結宦官魏

弘簡求執政憚度復當國因經置軍事數居中持梗不使有功度恐亂作即上書痛暴稹過惡帝不得已罷弘簡稹近職俄擢稹宰相以度守司空平章事東都留守諫官叩延英言不可罷度兵搖衆心帝不名於是交章極論未之省會中人使幽鎮還言軍中謂度在朝而兩河諸侯忠者懷彊者畏今居東人人失望帝悟詔度由太原朝京師及陛見始陳二賊畔換受命無功并陳所以入覲意感慨流涕伏未起謁者欲宣旨帝遽曰朕當

延英待御始議者謂度無與援且久外爲姦憸根抑慮帝未能明其忠及進見辭切氣怡卓然當天子意在位聞者皆竦𣪂將貴臣至齋咨出涕舊儀閤中羣臣未退宰相不奏事稱賀則謁者答帝以度勲德故待以殊禮度之行移克融庭湊書開說諄沓傳以大誼二人不敢桀皆顧罷兵帝方憂深州圍欲必出牛元翼更使度騰書布吉或曰賊知度失兵柄必背約顧望帝釋然乃拜度守司徒領淮南節度使會昭義監軍劉承偕慢劉悟

舉軍譁怒執承偕悟拘以聞帝怒問度何施而可度頓首謝藩臣不與政辭不對帝彊之度曰臣素知承偕怙寵悟不能堪嘗以書訴臣是時中人趙弘亮在行營知狀欲持悟書以奏陛下亦知之邪帝曰我不及知顧悟誠惡之胡不自聞何哉度曰雖悟得聞恐陛下不必聽且臣視天顏不咫尺比尚未能決千里單言可悟聖聽哉帝亟曰前語姑置直謂今日柰何度曰必欲收忠義心使帥臣死節獨斬承偕則四方羣盜隱然破膽矣帝

曰顧太后養爲子且我何愛更言其次度曰投諸荒裔可乎帝曰可悟果出承偕昭義遂安是時徐州王智興逐崔羣諸軍盤互河北進退未一議者交口請相度乃以本官兼中書侍郎平章事權倖側目謂李逢吉險賊善謀可以構度共諷帝自襄陽召逢吉還拜兵部尚書度居位再閱月果爲逢吉所間罷爲左僕射帝暴風眩中外不聞問者凡三日度數請到内殿求立太子翼日乃見帝遂立景王爲嗣逢吉既代相思有以牙孽之引

所厚李仲言張又新李續張權輿等內結宦官種支黨
醜沮日聞乃出度山南西道節度使奪平章事長慶四
年王庭湊屠元翼之家敬宗羞惋歎宰輔非其人使充
賊熾肆學士韋處厚上疏曰臣聞汲黯在朝淮南寢謀
干木處魏諸侯息兵王霸之理以一士止百萬之師一
賢制千里之難裴度元勲巨德文武兼備若位巖廓委
參決必使戎虜畏威幽鎮自臣管仲曰人離而聽之則
愚合而聽之則聖治亂之本非有他術陛下當饋而歎

恨無蕭曹今一裴度擯棄于外所以馮唐知漢文帝有頗牧不能用也帝感悟謂處厚曰度累爲宰相而官無平章事謂何處厚具道其由帝於是復度兼平章事帝雖孺蒙然注意度中人至度所必丁寧尉安且示名期寶歷二年度請入朝逢吉黨大懼權輿作僞謡云非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以度平元濟也都城東西岡六民間以爲乾數而度第平樂里直第五岡權輿乃言度名應圖讖第據岡原不名而來其意可見欲以

傾度天子獨能明其誣詻復使輔政先是帝將幸東都大臣切諫不納帝恚曰朕意決矣雖從官宮人自挾糗無擾百姓趣有司檢料行宮中外莫敢言度從容奏國家建別都本備廵幸自艱難以來宮闕署屯百司之區荒圮弗治假歲月完新然後可行倉卒無備有司且得罪帝悅曰羣臣諫朕不及此如卿言誠有未便安用往邪因止行汴宋觀察使令狐楚言亳州聖水出飲者疾輒愈度判曰妖由人興水不自作命在所禁塞朱克融

執賜衣使者楊文端詭言慢已幷訴所賜濫惡又句假度支帛三十萬疋不者軍必有變且請遣工五千助治東都須天子東廵帝怒悉之欲遣重臣臨慰度曰克融無恙而悖是將亡譬猛虎自哮躍山林憑窟穴則然勢不得離其處人亦不爲懼陛下無庸遣重使第以詔書言中人倨驕須還我自責譴春服不謹方詰有司所上工宜即遣已詔在所供擬此則賊謀窮矣陛下若未能然則答宫室營繕旣有序毋遣工爲重勞朝廷緣名發

乃有賜與朕無所愛獨與范陽體不可爾帝曰善用度次策克融聽命歸文端未幾軍亂殺克融帝縱弛日晏坐朝度諫曰比陛下月率六七臨朝天下人知勤政河朔賊臣皆聳畏近開延英益稀恐萬機奏稟有所壅閡夫頤養之道當順適時候則六氣平和萬壽可保道家法春夏蚤起取雞鳴時秋冬晏起取日出時蓋在陽勝之以陰在陰勝之以陽今方居盛夏謂宜詰旦數坐廣加延問漏及巳午則炎赫可畏聖躬勞矣帝嘉納為數

視朝未幾判度支帝崩定策誅劉克明等迎立江王是爲文宗加門下侍郎李全略死子同捷求襲滄景軍度奏討平之即陳調兵食非宰相事請罷度支歸有司奏可進階開府儀同三司賜實封户三百度懇讓不得可乃受實封太和四年數引疾不任機重願上政事帝擇上醫護治中人日勞問相躡乃詔進司徒平章軍國重事須疾已三日若五日一至中書度讓免册禮度自見功高位極不能無慮稍詭跡避禍於是牛僧孺李宗閔

同輔政娼度勳業久居上欲有所逞乃共訾其跡損短之因度辭位即白帝進兼侍中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白罷元和所置臨漢監收千馬納之校以善田四百頃還襄人頃之固請老不許八年徙東都留守俄加中書令李訓之禍宦官肆威以逞凡訓注宗婭賔客悉收逮訊報苛慘度上疏申理全活數十姓武德縣主藏史盜錢亡命捕不得河陽節度使溫造獄其令王賞責負繫三年母死弗許喪度爲帝言之賞得釋時閹豎擅威天

子擁虛器搢紳道喪度不復有經濟意乃治第東都集賢里沼石林叢岑繚幽勝午橋作别墅具燠館凉臺號綠野堂激波其下度野服蕭散與白居易劉禹錫爲文章把酒窮晝夜相歡不問人間事而帝知度年雖及神明不衰每大臣自洛來必問度安否開成二年復以本官節度河東度牢辭老疾帝命吏部郎中盧弘宣諭意曰爲朕臥護北門可也趣上道度乃之鎮易定節度使張璠卒軍中將立其子元益度遣使曉譬禍福元益懼

朿身歸朝三年以病勾還東都眞拜中書令臥家未克謝有詔先給俸料上巳宴羣臣曲江度不赴帝賜詩曰注想待元老識君恨不早我家柱石衰憂來學丘禱別詔曰方春愼疾爲難勉醫藥自持朕集中欲見公詩故示此異日可進使者及門而度薨年七十六帝聞震悼以詩置靈几册贈太傅謚文忠賵禮優縟命京兆尹鄭復護喪度臨終自爲銘誌帝怪無遺奏敕家人索之得半藁以儲貳爲請無私言會昌元年加贈太師大中初

詒配享憲宗廟廷度退然纔中人而神觀邁爽操守堅正善占對既有功名震四夷使外國者其君長必問度年今幾狀貌孰似天子用否其威譽德業比郭汾陽而用不用常為天下重輕事四朝以全德始終及殁天下莫不思其風烈葬管城逮今廟食五子識諗知名

識字通理性敏悟凡經目未始忘推蔭補京兆參軍擢累大理少卿王師討劉稹為供軍使稹平改司農卿進湖南觀察使入拜大理卿襲晉國公半封為涇原節度

使時蕃酋尚恐熱上三州七關列屯分守宣宗擇名臣
以識帥涇原畢諴帥邠寧李福帥夏州帝親臨遣識至
治堡障整戎器開屯田初將士守邊或積歲不得還識
與立戍限滿者代親七十近戍由是人感悅加檢校刑
部尚書徙鳳翔忠武天平邠寧靈武等軍進檢校尚書
右僕射靈武地斥鹵無井識誓神而鑿之果得泉歷六
節度所蒞皆有可述卒贈司空謚曰昭
諗有文籍蔭累官考功員外郎宣宗訪元和宰相子思

度勲望故待諗有加爲翰林學士累遷工部侍郎詔加承旨適會帝幸其院諗即稱謝帝曰可歸與妻子相慶取御畣果以賜諗舉衣跽受帝顧宫人取巾裹賜之後爲太子少師封河東郡公黄巢盜國廹以僞官不從遇害

贊曰憲宗討蔡出入四年元濟外連姦臣刺宰相及用事者沮駭朝謀惟天子赫然排羣議任度政事倚以討賊身督戰遂平淮西非度破賊之難任度之爲難也韓

愈頌其功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其知言哉穆宗不君
憸人腐夫乘釁鐫詆而度遂無顯功非前智後愚用不
用勢當然矣前史稱度晚節頗浮沉爲自安計是不然
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度何訾云

唐書卷一百七十三

唐書卷一百七十三考證

裴度傳自見功高位極不能無慮稍詭跡避禍于是牛僧孺李宗閔同輔政媢度勲業久居上欲有所逞乃共訾其跡損短之○臣酉按舊書云初王播廣事進奉度亦掇拾羨餘以効播後進宰相李牛等不悅其所爲其語意竟似牛李以公心惡度者當以新書爲實

唐書卷一百七十三考證